

# 《黄帝内经》“至道之要”辩义

刘 兴 明

(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 济南 250100)

**摘要:**《黄帝内经》有“至道之要”之说,但是“至道之要”的内容,历代方家鲜有论述;且往往错会真义,甚是遗憾。笔者认为,“至道之要”的内容就是“病伤五脏,筋骨以消”。而历代《黄帝内经》的诠释者都对这8个字进行了误读,几乎都解释成了“五脏六腑伤病,筋骨也就消弱了”。笔者认为,“筋骨以消”就是“以筋骨消”,即五脏伤病了,通过筋骨就可以得到疗愈。“谨和五味,骨正筋柔,气血以流,腠理以密,如是则骨气以精,谨道如法,长有天命”,即“骨正筋柔,气血以流”就是对“病伤五脏,筋骨以消”经典文本逻辑自洽的强力证明。

**关键词:** 黄帝内经;至道之要;筋骨;五脏

## Argument from the 'core theory of the treatment' in *Huangdi Neijing*

LIU Xing-ming

(Center for Zhouyi &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Huangdi Neijing* has the saying 'core theory of the treatment', but the content of 'core theory of the treatment' is rarely discussed in the past dynasties; and the truth is often wrong, which is very regrettable. The author believed that the content of 'core theory of the treatment' is 'the five internal organs are injured, and the tendons and bones can cure the disease'. The interpreters of *Huangdi Neijing* in the past dynasties misunderstood these 8 characters, almost all of them interpreted as 'the internal organs are injured, and the tendons and bones are weakened'. This article believed that the version, which means that if the five internal organs are injured, they can be healed through the tendons and bones. It believes that 'the five flavors are carefully balanced, the bones are strong and the muscles are soft, the qi and blood flow, and the principles are dense, with the essence of bone and qi, follow the Tao just like the law, and has the destiny of heaven'.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bones are strong and the tendons are soft, the qi and blood flow' is a strong proof of the logical self-consistent classic text of 'the five internal organs are injured, and the tendons and bones can cure the disease'.

**Key words:** *Huangdi Neijing*; Core theory of the treatment; Tendons and bones; Five zang viscera

大道至简,衍化至繁。《易经》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黄帝内经》亦有“至道”,且有“至道之要”,其《素问·著至教论》云:“黄帝坐明堂,召雷公而问之曰:子知医之道乎……雷公曰:阳言不别,阴言不理,请起受解,以为至道。帝曰:子若受传,不知合至道,以惑师教,语子至道之要:病伤五藏,筋骨以消。子言不明不别,是世主学尽矣”。按《素问》本身文本的编排,此为第七十五章。其前七十四章都是以“黄帝问、岐伯答”的方式来论述,是黄帝从其天师岐伯处学习医道。自此章始,得“医之道”的黄帝往下传授,应该是黄帝学医的总结,也是全书的总结。故而,此章在《素问》本身的逻辑架构中占有重

要的位置。所以,此章开篇黄帝就问雷公“医之道”,这是在全书中第一次提出也是唯一一次提到“医之道”,并且在文末揭示了“至道之要”。但是,对“至道之要”的理解,历代注家及当代学者的注释都难显其本义。

### 历代及当代医家“至道之要”的注解

对于《素问·著至教论》,历代注家颇为重视。清代高世栻注云:“下凡七篇,皆黄帝语于雷公。著至教者,雷公请帝著为至教,开示诸臣,传于后世也。黄帝继神农而立极,故曰上通神农。黄帝上通神农,神农上通伏羲,故曰拟于二皇。盖伏羲知天,神农知地,黄帝知人,三才之道,一脉相传,故曰:‘而道上

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且以知天下,何难别阴阳,应四时,合之五行。’帝从雷公之请,著为至教,备言三阳如天,阴阳偏害之理。公未悉知,诚切研求,是以此下复有《示从容》,《疏五过》,《征四失》,《阴阳类》,《方盛衰》,《解精微》,开示雷公,皆至教也”<sup>[1]</sup>。

唐代王冰云:“明堂、布政之宫也。八窗四达,上圆下方,在国之南,故称明堂。夫求民之瘼,恤民之隐,大圣之用心。故召引雷公,问拯济生灵之道”。清代张志聪认为:“岐伯乃帝王之师,故称伯曰天师,是以七十四篇皆咨访于伯。然帝之神灵敦敏,具生知之质,乃上古继天立极、传道教化之至圣。其咨访于伯者,盖以证明斯道也。是以末后七篇,乃帝之所以复教化于臣僚。闵士先曰:‘首篇亦帝与伯论毕,而即归于帝论’”<sup>[2]749</sup>。

《周易》立天地人三才之道,所谓“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质言之,也就是“一阴一阳之谓道”。黄帝也是以此来教导雷公,让他读《阴阳传》,以“三阳”为例让他体察人体的阴阳之理,所谓“别阴阳,应四时,合之五行”。可是,雷公好像不是太理解,他说:“阳言不别,阴言不理,请起受解,以为至道”。就是明说暗说都不明白,黄帝只好进一步将“至道之要”和盘托出。但是黄帝还是担心他,“子若受传,不知合至道以感师教”,甚至担心“子言不明不别,是世主学尽矣”。遗憾的是,当时的雷公就没明白表示理解清楚,导致两千年多来“至道之要”没有彰明于天下。

唐代王冰认为,“至道之要”非常重要,“不知其要,流散无穷,后世相习,去圣久远,而学者各自是其法,则祸乱与师氏之教旨矣”。但是对于至道之要的内容,并没有深刻理解。其对“病伤五藏,筋骨以消,子言不明不别,是世主学尽矣”。注解云:“言病之深重,尚不明白,然轻微者亦何开愈,令得遍知耶?然由是不知,明世主学教之道从斯尽矣”<sup>[3]</sup>。没有明说,至道之要就是“病伤五脏,筋骨以消”。对“病伤五脏,筋骨以消”的解读,也只是认为“病之深重”。

明代吴昆认为:“受传于师,心无所得,不知合于至道,适足以疑惑师教而已,故语之以至道之要”,“病伤五脏,筋骨以消,病深重矣。子言不明不别,尚何以疗病之浅哉?是世主治疗之言方泯矣”<sup>[4]</sup>。

清代张志聪认为:“合至道者,谓人合天地之道也。人之阴阳,合天之四时水火;人之五脏,合天之五方五行。五脏之气,外合于皮肉筋骨。如病伤五脏,则在外之筋骨以消。是以不明别阴阳之气,五脏

所合之皮肉筋骨,则传世之主学尽矣”<sup>[2]752-753</sup>。其对“病伤五脏,筋骨以消”的解读是“五脏之气,外合于皮肉筋骨。如病伤五脏,则在外之筋骨以消”。即,五脏得病,筋骨也消弱了。

清代周学海认为:“文义不全,当有断简。论三阳并至,义颇精,可识颠厥诸暴病之机矣”<sup>[5]</sup>。

清代高世栻认为:“帝之著教,言浅旨深,皆至道也。故曰,子若受传,不知以余言而合至道,心有所疑,以惑师教。此外欲更语子至道之要,必至病伤五脏,而筋骨以消,身且不保,何以教授?公云阳言不别,阴言不理,故曰,子言不明不别,是斯世主教之学尽矣。何以传为?谓至教已著,无庸复言也”<sup>[1]</sup>。没有讲明白何谓“至道之要”。

今人论述多相同,如《黄帝内经素问语译》载:

“黄帝说:你虽然接受了老师的传授,但是,如果不知道把师说与至道结合起来,就会对老师所教的产生疑惑,告诉你至道的要领。若病邪伤及五脏,筋骨就会日渐消损。像你所说的那样,不能理解,不能辨别,这个世界上主治疾病的医学之道,就要失传了。例如肾脉将绝,就会出现心中烦闷不安,日落时更严重,喜欢静处,不想出门没精神应酬人事”<sup>[6]</sup>。

可见,由古至今,对“至道之要”的解读,要么语焉不详;要么认为和“病伤五脏,筋骨以消”没有关系;要么认为至道之要是“病伤五脏,筋骨以消”,但是解读为“五脏为病,筋骨也消弱、消损了”。“至道之要”的真义到底是什么呢?

### 《黄帝内经》“至道之要”的真义

确如上节分析,《素问·著至教论》中,黄帝将“医之道”归结到“至道之要”,但是没有将此观点详细展开,致使千年来后人没有很好的理解。

1. 何谓“至道” 《黄帝内经》本身共4章提到“至道”之说,但都没有做具体界定。

在《素问·灵兰秘典论》中言:“至道在微,变化无穷,孰知其原”。吴昆认为:“一身之要本于心,天下之大系于君,是至治之道,初在于微,其间或寿或殃,或昌或危,变化则无穷也,孰知其原始于一君主哉”,至道即“至治之道”,就人身而言就是“医之道”,其原为心。

《素问·气交变大论》载:“帝曰:余闻得其人不教,是谓失道,传非其人,慢泄天宝。余诚菲德,未足以受至道……非夫子孰能言至道欤”,至道即大道,三才之道也,“医之道”也。

《素问·示从容论》云:“夫圣人之治病,循法守度,援物比类,化之冥冥,循上及下,何必守经……明

引比类从容,是以名曰诊经,是谓至道也”。吴昆注云:“明引形症,比量类例,从事容貌,皆诊家经常之法,至道之所在也”。可见,至道即“医之道”也。

再有就是《素问·著至教论》中,“至道”即天地人三才之道,也即长生之道,也即“医之道”,“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以教众庶,亦不疑殆,医道论篇,可传后世,可以为宝”。

2. 何谓“之要” “之要”在《黄帝内经》中有多种组合,有“阴阳之要”“至数之要”“死生之要”“虚实之要”“至真之要”“小针之要”“至道之要”“刺之要”“用针之要”等,但都是一个意思,即,要点,紧要处,核心点。

3. 何谓“至道之要” 如上所述,历代注疏《黄帝内经》的资料多将“病伤五脏,筋骨以消”解释为五脏六腑受到伤害之后,筋骨也消弱了。如果是这样理解的话,这根本不是什么“至道之要”。《素问·痿论》认为肺气热则生痿躄;心气热则生脉痿;肝气热则生筋痿;脾气热则生肉痿;肾气热则生骨痿。即,只要肝肾出问题了,筋骨就出问题了。哪里用得着五脏六腑都生病了,筋骨才消坏。况且,这是常识性的认知,怎么可能成为“至道之要”呢?

如果说“至道之要”不是“病伤五脏,筋骨以消”,那又是什么呢?所以,这一段的断句应该是:

“帝曰:子若受传,不知合至道以惑师教,语子至道之要:病伤五藏,筋骨以消。子言不明不别,是世主学尽矣!肾且绝,惋惋日暮,从容不出,人事不殷”。

可见,“至道”就是大道,最高原则,最高的道,宇宙人生的真谛。而在本章中,至道就是“医之道”。要,就是要领、要点、纲要、关键。“至道之要”,就是医道的关键内容、要点。“病伤五脏”就是五脏六腑受病伤害了,“筋骨以消”,就是“以筋骨消”,就是用筋骨就能消除症状。“三阳”之论是对病机的把握,而“至道之要”即是治疗办法的凝练。就是说,医道的最高要领:五脏六腑为病所伤,以筋骨就可以消除。

关键是,既然是“至道之要”,那就是治病救人的核心原则、第一原则。通过对筋骨的处理,就可以调治五脏六腑的疾病。可惜的是,《黄帝内经》本身没有再做进一步的阐述。这可能是错简或者漏简,甚至是作者有意为之。因为是“至道之要”,不会轻易传的。《黄帝内经》作者视医道为天宝,“非斋戒不敢发,慎传也”(《素问·气交变大论》)。

4. 筋骨何以能够消五脏六腑之病 到底,筋骨为何能消除五脏六腑之病?《素问·著至教论》则没

有具体说明,我们尝试进行解读。

至道讲的是阴阳大道,至道之要也应该是阴阳之道,筋骨和阴阳是什么关系?其实,筋骨就是阴阳,筋为阳,骨为阴。因为筋主气,骨生血;而气为阳,血为阴。武当山道长祝华英认为:“十二经脉与十二经筋的关系,若以有形的沟渠相比喻,分三种类型。一、经脉中往来运行的经气似渠中之流水(流水应想象成无形的,因为经脉的经气是无形的)。二、经脉路线似渠道里水层下面的沟槽。三、十二经筋则是有形质的渠道里的边岸”<sup>[7]</sup>。经脉为渠道,经筋为边岸,十二经筋不仅能从十二经脉当中的气血得到濡养,而且也是十二经脉的外层物质,更能够通过揉通经筋而拓宽十二经脉的通道。所以说,筋主气。当然按照中医学基础理论的看法,经脉中本身流通的就是气血。《素问·生气通天论》云:“是故谨和五味,骨正筋柔,气血以流,腠理以密。如是,则骨气以精,谨道如法,长有天命”。即,做到“骨正筋柔”,则“气血以流”。“谨和五味”是气血充盈之源,因为脾为后天之本;而“骨正筋柔”则能保证气血畅通。又,《玄隐遗密》云:“谨和五味,骨正筋柔,气血调泰”<sup>[8]</sup>。泰者,通也。可见,“气血调泰”,也就是“气血以流”。

《素问·调经论》认为:“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五藏之道,皆出于经隧,以行血气,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是故守经隧焉”。“经隧”概念的提出是《黄帝内经》理论中藏府之间气血较为直接方式连通的结构实现,是人体内部藏府之间相互影响、疾病传变的物质基础的一部分<sup>[9]</sup>。

《素问·经脉》云:“经脉者,所以能决死生,处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即人体最重要的是气血,“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气血丰盈畅通,则百病皆消。传统中医的针、灸、汤药是疏通丰盈气血的常用办法。而“骨正筋柔,气血以流”,可见,柔筋正骨也是丰盈畅通气血的方法,而且效果更加明显。如此看来,既要保证流水的充沛,又要保证流水的畅通。就是说经气要足,经脉要通。气血要足,至少要做到肾气足、脾气足,因为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要保证经脉畅通,我们可以从经脉角度着手,用针和灸的方式;也可以从拓宽渠道边岸的角度考虑,就是说可用揉通经筋的方式。十二经筋不仅能从十二经脉当中的经气得到濡养,也能够拓宽十二经脉的通道。这是从十二经筋、十二经脉的角度考虑,保证气血的畅通;还有阿是穴的问题。阿是穴绕开固定的经脉穴位的思路,寻找解除病症更有效的痛点,阿是穴往往在病灶附近的筋上。所以,“病伤五脏,



筋骨以消”的筋既包括十二经筋的筋,也包括病灶附近骨旁的筋。骨的问题就是血的问题,骨能生血,肾又主骨,骨为肾之余,所以要保证肾经畅通。脾胃为营气之源、后天之本,要保证脾经胃经畅通。所以处理任何病症,首先都要保证脾经、胃经、肾经的畅通。由此可见,通过柔筋正骨使气血丰足畅通,病症因此得到解除。所谓“病伤五脏,筋骨以消”就是这个意思。

### 小结

血气有自己的特质,“血气者,喜温而恶寒”(《素问·调经论》)。所以针灸的“灸”就是为血气提供热能。使用内外热源(温敷、喝姜汤),也就是这个意思。综合说,通过揉通筋骨(历史上又叫“按跷”之法)以达“骨正筋柔,气血以流”,就是“针”法;使用内外热源达到温润血气,就是“灸”法。可以说,柔筋正骨、内外热源就是另一种形式的“针灸”之术。

这就形成一整套完整的诊疗方案。通过按推与

病症相关的经筋和病灶附近的筋,使气血得以畅通;通过温敷和喝姜汤提供的内外热源,为气血提供热能。这样血气充盈畅通之后,百病皆消。

### 参考文献

- [1] 清·高世栻.素问直解.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1249
- [2] 清·张志聪.黄帝内经素问集注.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
- [3] 唐·王冰次注.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北京:学苑出版社,2014:437
- [4] 明·吴昆.黄帝内经素问吴注.2版.北京:学苑出版社,2012:406-407
- [5] 清·周学海.内经平议.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253
- [6] 郭霭春.黄帝内经素问语译.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529
- [7] 祝华英.黄帝内经十二经脉揭秘与应用.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17:29
- [8] 慎一录.玄隐遗密.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18:192
- [9] 刘斌.《黄帝内经》人体结构理论概述.中华中医药杂志,2018,33(11):4797-4800

(收稿日期:2019年4月22日)

## • 论著 •

# 运用气血津液与玄府学说阐释热毒瘀之间的病机演变

彭超群<sup>1</sup>, 黄岩杰<sup>1,2</sup>, 翟盼盼<sup>1</sup>, 丁雪颖<sup>1</sup>, 李相珍<sup>1</sup>

(<sup>1</sup>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郑州 450046; <sup>2</sup>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 郑州 450000)

**摘要:** 热、毒、瘀是多种疾病的重要病因病机特点,单纯用气血津液之间的关联,或玄府学说都很难系统地阐释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实质。文章将气血津液和玄府学说相结合构建起完整的气血津液运行理论,旨在阐明脉络和玄府是气血津液在脉内脉外运行的通道,也是产生热、毒、瘀的病位。热邪最能扰动气血,热能耗液滞血,热能郁闭玄府,热能灼伤络脉、迫血妄行,形成瘀血。瘀也能致热,互为因果,加重病机演变。内外诸因,若能致气血形质失常皆可成毒。毒邪亦贯穿热、瘀相互转化之中。因此,文章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解析了热、毒、瘀的发生机理和三者之间的病机演变,以期基于病机指导临床准确施治。

**关键词:** 气血津液; 玄府学说; 热; 毒; 瘀; 热能致瘀; 瘀能致热; 邪盛成毒

**基金资助:** 2018年河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No.182300410346), 2018河南省高校科技创新团队支持计划(No.18IRTSTHN028), 2018年度河南省中医药科学研究重大专项课题(No.2018ZYD05)

## Explanation on the evolution of pathogenesis between heat, toxin and blood stasis in qi-blood-body fluid and Xuanfu theory

PENG Chao-qun<sup>1</sup>, HUANG Yan-jie<sup>1,2</sup>, ZHAI Pan-pan<sup>1</sup>, DING Xue-ying<sup>1</sup>, LI Xiang-zhen<sup>1</sup>

(<sup>1</sup>The First Clinical School of He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Zhengzhou 450046, China; <sup>2</sup>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enan University of CM, Zhengzhou 450000, China)

通信作者: 黄岩杰,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路19号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 邮编: 450000  
电话(传真): 0371-66264832, E-mail: huangyanjie69@163.com